

嘉祐集

三





嘉祐集卷第八



趙郡蘇洵



史論

諫論

魯妃論

管仲論

明論

三子知聖人汗論

利者義之和論

史論

史論上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意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

嘉祐集八

一

八

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公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眾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

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晞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兀且僭則善矣

史論下

遷固史雖以事詞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踈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

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比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比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郟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皇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醉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弃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

禮樂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襄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

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趨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廢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觸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謂士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妾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獲理，必濟莫

嘉祿集八

四

臣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太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

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者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聖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以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搆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

也以馱鳥降為祀郊禱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粢至周而發之化為鼈以生寢妣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寢妣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固固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弃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

作之日亦必有所由非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疋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

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骨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

嘉祥

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茲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三子知聖人汗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汗吾爲之說曰汗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汗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

嘉夜集八

八

五

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爲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爲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爲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

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

嘉祐集卷八

七

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憚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者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去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第八

嘉祐集卷第九

趙郡蘇洵

上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
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
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
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
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
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
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
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
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
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
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

嘉祐集九

一

九二

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
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疑讀書至于今茲犬
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
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口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
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
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
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空居
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
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
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
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
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
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
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

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嘗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入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

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

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尔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勾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

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弃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日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無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如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

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
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
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
唯御史可以摠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
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
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
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
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
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
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
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
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
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
子此無他其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

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
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
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誦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
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
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
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
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
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
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
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
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
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
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
而養其氣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

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外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選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

嘉祐集九

五

田

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嶮岨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

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騰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蒞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日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

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急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板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疋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嶮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戰而後服也使之常

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
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
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
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
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
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
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
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
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罇俎談燕之間
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
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
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
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
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

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
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
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
餘於是而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
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越越當郊之歲
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
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
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以
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
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
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
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
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
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

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踈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

嘉謨集九

八

皆以爲陛下不踈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踈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末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旣去之又去之旣踈之又踈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幃閹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

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嘉祐集卷第九



嘉祐集卷第十

上韓樞密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此賈誼所
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
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
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波
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
波潏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
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嘉祐集

卷第十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
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
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
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
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
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
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
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芥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
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
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
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
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
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 太宗躬擐甲冑跋

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
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
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
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
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
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
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
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徒賞者
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
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耬畚築列于兩河之
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眈眈狼顧莫
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
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
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

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
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
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私**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
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
愛人狎妮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
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
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
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
以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
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棘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
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
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
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
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

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相公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跋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

嘉初集十

三

定公

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

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豐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蒞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忠故群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殒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未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

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難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絜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捷為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

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為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為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

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弃天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弃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泉，流而為川，止而

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

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鼃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弃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東坡集一

七

恭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為弃於人而不知弃之為悲紛紛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為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羗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堅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波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筮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為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

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嘔感嘔噓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

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弃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嘉祐集卷第十一

趙郡蘇洵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去。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

嘉祐集卷十一

十一

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樓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板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只

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能。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

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

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騁騁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遂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楊雄稱於世楊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

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騁騁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

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快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軼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過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為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六行或使之止或祝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跣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嘯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為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踈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為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為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為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為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為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為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洵之所為欲仕者為貧乎實未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為為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為不得為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為宰相者又以為時不可為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自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年間得試於所謂

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傳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為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為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唯千萬為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為天下之弃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為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

譏而苟以為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援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詞也執事不以為矯而知其耻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為貪而知其不欲為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為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為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知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念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胷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因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齟齬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

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坐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太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軼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

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旣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萋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矣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繫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

再拜

嘉祐集卷第十一



